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政治学—公共管理译丛

新政治文化

THE NEW POLITICAL CULTURE

○ 特里·N.克拉克 文森特·霍夫曼—马丁诺/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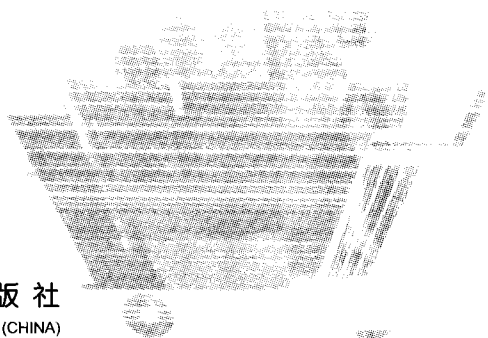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政治学—公共管理译丛

The New Political Culture

新政治文化

特里·N. 克拉克 文森特·霍夫曼 - 马丁诺 编
何道宽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 政治学—公共管理译丛·
新政治文化

编 者 / 特里·N. 克拉克 文森特·霍夫曼-马丁诺
译 者 / 何道宽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政编码 / 100005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65269967
责任部门 / 社会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65595789
电子信箱 / shekebu@ssap.cn
项目经理 / 王 绯
责任编辑 / 仇 扬
责任校对 / 麦 琪
责任印制 / 盖永东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市场部 (010) 65285539
法律顾问 /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智力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89 × 1194 毫米 1/32 开
印 张 / 13.5
字 数 / 283 千字
版 次 /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 - 80230 - 241 - 2/D · 050
定 价 / 35.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政治学—公共管理译丛 —



政治学—公共管理译丛

总 序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是广东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自创建以来，其研究人员就一直秉承“吸收一切人类文明成果”的精神，积极开展对国外政治学、公共管理最新成果的引进工作，过去几年先后翻译出版的主要作品有：

詹姆斯·M. 布坎南和罗杰·D. 康格尔顿合著《原则政治，而非利益政治——通向非歧视性民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埃立克·莱恩著《公共部门：概念、途径与模型》（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戴维·奥斯本等著《政府改革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杰弗里·庞顿和彼得·吉尔合著《政治学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威廉·格雷德著《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疯狂逻辑》（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帕特理夏·基利等著《公共部门标杆管理——突破政府绩效的瓶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戴维·奥斯本等著《摒弃官僚制: 政府再造的五项战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威廉·韦斯特著《控制官僚——制度制约的理论与实践》(重庆出版社, 2001)。

上述政治学、公共管理译著出版后, 我们收到了许多反馈的信息: 它们被国内发表的论文频频引用; 对这些作品发表的评论也见诸于网络; 有些著名高校还将其中的大部分列为博士生、硕士研究生的必读书目。显然, 它们受到国内学界的重视, 这使我们从事这一工作的学者备受鼓舞, 因为工作的价值得到了肯定, 同时, 也使我们坚定了继续从事这一工作的信心和决心。

现代意义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起步相对较晚, 直至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 这门学科才有了长足的进步, 但相对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而言, 尚存较大差距。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则不同。它是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西方国家政府普遍实行政府改革而逐渐形成的, 由于其强调的更多是技术层面的内容, 且与政府公共权力相联系, 所以国内许多高校纷纷将行政管理置于公共管理一级学科门下。这种做法正确与否姑且不论, 但公共管理与政府权力具有相关性, 且体现了最新的国际潮流却是一个不

争的事实。上述状况反映出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政治学这门学科由于政治上的极度敏感性而曾遭受过其他学科所没有经历过的曲折发展历程，因此需要我们做出更大的努力，付出更多的时间、精力和耐心来推进；

其二、国外社会科学的迅速发展使政治学研究理论、方法和视角出现诸多变化。公共管理的发展则为我们带来了许多耳目一新的理念和方法。这就需要国内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界有能力的学者们发挥自己的长处，积极推介国外政治学和公共管理研究的最新发展；

其三、政治学在西方虽是一门古老的学科，但也在不断地与时俱进，因此，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学科体系，其中的许多优秀成果对我们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大有裨益。现代公共管理的发展则会对传统政府管理的理念、方法和手段构成挑战，它为我们推动管理观念的变革和政府运作水平提高提供了许多新鲜的信息。引进西方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的最新成果已被证明是一件极为有意义的工作。

其四、过去的二十余年是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迅速发展的时期，许多方面都在与国际主流社会和世界先进水准接轨。在这个过程中，我国的翻译界引进消化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这使笔者不禁联想到一个世纪前梁启超先生告诫学人的一段话，“当今之中国欲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事。”译书之事无疑是推动国内学科发展的重要举措。

为此，深圳大学当代政治研究所的学者们决心继续从事这一

重要工作，“政治学—公共管理译丛”陆续出版将是我们为政治学和公共管理的发展做出的一点微薄贡献。为做好这一工作，我们也热诚欢迎国内对此工作有兴趣的同仁积极为我们推荐国外最新的相关成果，并参加翻译工作。鉴于这一工作具有相当的难度，诚望国内同仁赐教。让我们共同努力，为国内政治学和行政学的发展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奉献。

张定淮

2006年5月22日于深圳大学

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

本书撰稿人简介

薄志越 (Zhiyue Bo, 音译), 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 在该校和罗斯福大学执教, “财政紧缩与都市革新”研究项目 (FAUI) 责任人。

特里·N. 克拉克 (Terry Nichols Clark), 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 “财政紧缩与都市革新”研究项目协调人。

罗纳德·英格尔哈特 (Ronald Inglehart), 著《静悄悄的革命》和《文化迁移》, 因这两本书对后物质主义的研究而小有名气; 密歇根大学政治学教授。

文森特·霍夫曼-马丁诺 (Vincent Hoffmann - Martinot), 法兰西都市中心政治学家、波尔多 CNRS 项目主持人, 欧洲政治研究学会的刊物《政治学学刊》(*Logopol*) 编辑, 法国家庭电视网“迷你网络”都市项目协调人。

杰尔西·巴特考斯基 (Jerzy Bartkowski), 政治社会学家, 在华沙大学执教, 有两部论及波兰地方政治的著作问世, 芝加哥大学访问学者。

埃里克·冯 (Eric Fong, 音译)、马克·格洛马拉 (Mark Gromala)、道格·胡弗尔 (Doug Huffer)、丹尼斯·梅里特 (Dennis Merritt)、蔡尔德·蒙森 (Ziad Munson)、钱云基 (Yun - Ji - Qian, 音译)、迈克尔·雷姆佩尔 (Michael Rempel) 是芝加哥大学最近几年的研究生, 在“财政紧缩与都市革新”研究项目 (FAUI) 中担任几年的研究助理。

林肯·奎里昂 (Lincoln Quilian), 在芝加哥大学求学时参与“财政紧缩与都市革新”研究项目, 游学法国, 就读于哈佛大学研究生院, 如今在威斯康星大学执教, 任助理教授。

奥斯卡·加布里埃尔 (Oscar Gabriel), 斯图加特大学政治学教授, 政治学研究所所长, 他的合作者加提亚·阿尔斯提赫、弗兰克·布雷茨施奈德、沃尔克·昆斯是该院助手。

马克·巴尔达萨尔 (Mark Baldassare), 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校区社会生态学教授、系主任。

汉斯·盖瑟尔 (Hans Geser), 苏黎世大学社会学教授, 主持瑞士地方政党的大型研究。

克拉克中文版序

新政治文化的理念在 8 个方向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我将在这里做简要的介绍，同时给中国读者提供一些重要的参考材料。对新政治文化的核心分析集中在本书第 2 章，此章对新政治文化的要素（比如社会问题、市民和媒体地位的上升、传统政党的式微等等）进行界定，同时又认定促成新政治文化形成的重要进程。在此过程中，我们借助的是 22 个有关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命题。我将在序文里对这些命题的最新发展做一些探索。

一 新政治文化的历史演变及其 在全球的传播

新政治文化滥觞于北欧和西欧，在新教徒的聚居区表现得特别明显。这些地区的居民学历比较高、生活比较富裕；欧洲以外的例子有北美和澳大利亚。但是民主、平均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人权、妇女权利、公民参与、弱势群体的流动，对全世界的人都有吸引力。我和丹尼尔·埃拉查（Daniel Elazar）首先追溯新政治文化的源头，我们回到古希腊人和犹太人，显示他们如何把我们确认的核心理念和道德宗教纲领结合起来，然后我们检视马克斯·韦伯论述的清教徒和加尔文教徒，接着又追溯到荷兰、英国和新英格兰。韦伯关心的是解释西方如何、

为何独具特色，他为此而写的著作有《中国的宗教》和《印度的宗教》。在过去的一些岁月里，人类在迁徙的过程中携带着这样一些政治文化关怀，这些关怀特别深刻地嵌入了宗教制度。

殖民主义也推动了这些关怀的传播，不过其传播方式是比较分明的等级体制。比如，在英国的殖民地，不顺应英国国教的新教徒建立自己的教堂，把《圣经》翻译成多种语言，传授其价值。然而，到了20世纪后期，传播过程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倚重经济的传播逐渐减少，通过非政府组织（比如“大赦国际”或许多社会服务的组织）和媒体（比如CNN、BBC和MTV）的传播逐渐增加，比较低廉的飞行费用也促进了这些理念的传播。于是，新政治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经历了冲突和转化的过程，表现在一些彼此分离的事件中，比如1989年戈尔巴乔夫共产主义的终结，2001年“9·11”事件恐怖主义者对纽约世贸大厦的袭击，墨西哥少数民族的“恰帕斯运动”（Chiapas），世界代表大会对人权和女性主义的传播等等。凭借因特网，新社会运动被赋予了新的力量，在中国和世界各地都是这样的。

克拉克和埃拉查对新政治文化进行研究，我们把世界文明区分为5个文明区，5个区对新政治文化的接受各有不同。天主教的拉丁美洲普遍接受新政治文化，穆斯林尤其原教旨主义的穆斯林团体积极抵抗新政治文化。实际上，在新政治文化的刺激之下，“阿尔凯达基地”、排外主义和反移民的领袖、社会运动和政党又活跃起来，他们公开抨击新政治文化倾向（法国的勒庞和欧洲的民族主义政党在许多选举中就赢得了10%~20%的选票）。因为新政治文化在一些国家接过了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政党的地位，它们的许多选民转向了民族主义的群体和政党，转向了新的政治形式。显然，许多人觉得这些“无意为之的后果”

在道德上使人不安。

本书不宣扬“新政治文化”一定就是“好”，我们不论证它道德上或政治上是好是坏。在这个方面，我和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安东尼·布莱尔（Anthony Blair）等人有所不同，他们大声呼号倡导新政治文化，他们在英国把新政治文化叫做第三次浪潮。我则只想阐释解释其源头和结果，试图超越表面上一望而知的那些因素。因为许多新的现象汹涌而来，所以我们这些尝试仅仅是初步的努力而已。

二 阶级政治和传统政党政治的瓦解

新政治文化挑战传统的阶级政治，因为它强调社会问题，而不是像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那样从经济或职业阶级中“抽取”社会问题。这些新社会问题在 20 世纪 70 年代风起云涌，和支持环境保护、妇女、人权的运动结合起来，尤其和更加直接的参与性民主运动结合起来。这些运动的影响就是挑战职业和阶级至上的传统，也就是用职业和阶级界定的政党纲领的传统。在北欧的许多国家里，职业团体、工会和政党历来都很强大，但是 20 世纪 70 年代新群体的兴起对旧团体构成了挑战。有些政党逐渐适应了这种新形势，比如英国托尼·布莱尔的新工党，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oeder）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就适应了这种新形势。与此相比，在阶级政治一向比较弱的地方，比如在许多亚洲国家，新社会运动常常和讲究等级体制的政党及其领导人发生冲突，有时甚至是激烈的冲突。20 世纪后期的学生运动席卷了许多国家。塞穆尔·马丁·里普赛和我发表的一篇文章《社会阶级正在走向死亡吗？》激起了十多年的争论，围绕这场争论的著作已有 6 种问世，有关的文章超过了 100 篇。

三 公民力量、平民主义领袖、 市民参与和社会资本

由于强大的政党和领导人物的力量下降，公民的合法权力增强，公民的表现就更加积极。领导人利用媒体、登门拜访、专题小组讨论、电台脱口秀等各种各样的手段，争取一般的市民投身民主进程和政治进程。我们发现，许多市长和市议员在回答我们的问卷时说，在20世纪80年代，他们常常“投票反对他们选区大多数选民的意见”，意大利和东欧国家的市长和市议员尤其如此。在接下来的10年里，意大利和东欧爆发了政治革命，选民投票把这样的领导人赶下台，制订了新的宪法，直选市长使政党无法控制政府，这样的变革调动了新的市民团体。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等人强调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遗产，他们培养公民团体，积累“社会资本”，推动普通人的政治参与。全世界都参与了对这些关注点的探讨和辩论。

四 全国性政治

起初，新政治文化在地方政治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在政党比较弱的地方，新领袖直接向公民诉求，从而赢得“初级选举”，美国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在初级选举里，一般公民投票选举政党推举的候选人。最著名的初级选举是美国逐州选举每个党的总统候选人）。除了美国，其他各国都没有初级选举，直到最近情况才有所改变，这是因为其他各国政党都比较强，大多数候选人都由政党领袖挑选，而不必用公民投票的形式来挑选。新政治文化是一个普遍的文化理念，它挑战政党包办的倾向。20世纪

70年代，首批夺取选举胜利的新政治文化候选人有匹兹堡的彼得·弗拉哈提（Peter Flaherty）、旧金山的黛安·费因斯坦（Diane Feinstein）和休斯敦的凯西·惠特迈尔（Kathy Whitmire）。不过，国家一级的大变化是比尔·克林顿入主白宫之后发生的。他以总统的身份强有力地改变了美国民主党，使之走向新政治文化。他强调社会问题，支持妇女、黑人和同性恋的权利，使这些群体更加引人注目、更加合法化。然而，由于他在财政问题上的保守主义立场，他废除了支持单身母亲在家看孩子的传统的福利国家计划。他和工会的冲突显而易见。为了降低关税，他不顾工会的强烈反对，拥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他直接向一般公民发出诉求，用简明扼要的语言把复杂的政策问题说得清清楚楚，他利用媒体去夺取辉煌的胜利。由于他和莫尼卡·莱温斯基的性丑闻，他险遭美国国会的弹劾，即使在这个最黑暗的时刻，他在美国民意调查里的支持率还是继续上升。

然而，他的副总统和接班人阿尔·戈尔却败在乔治·布什手下。布什符合我们对新政治文化的解释吗？他的顾问和分析师与新闻界磋商，这一点十分明显。他的幕僚明白，拥护新政治文化纲领的年轻、高学历的专业技术人员对传统的共和党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未来属于年轻人，属于新政治文化。因此为了夺取胜利，他们主攻新政治文化的过头之处，猛烈抨击比尔·克林顿个人的丑闻，尤其是他推行的得罪了农场主或贫穷工人的政策。布什的竞选团队强调家庭价值，他们调动数以千计的宗教保守组织，使之自愿担任政治活动分子；凭借逐渐增多的传统群体（老人、乡下人、小镇居民、中西部和西部各州的选民、学历与收入比较低的人——男人而不是女人）的支持，他们打胜了。就这样，布什的胜出是美国国内对新政治文化的反弹，类似于欧洲右翼和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对新政治文化的反弹。然而美国施

行两党制，它不像欧洲那种多党制，所以布什谈到这些社会问题时，不得不用比较温和的方式，他稳住了中间的选民和比较传统的保守的选民。

五 正在拓展的领域：向政治侍从主义猛攻

倘若阶级政治是新政治文化在欧洲的主要敌人，侍从主义就是它在世界其他地方的主要对手。新政治文化领袖对政治现状进行道德评判，给许多传统的惯例贴上“腐败”的标签，游说集团或私人企业谋求好处的慷慨献金就成为抨击的对象。世界银行把法律标准传播到全世界，中国这样的国家也在这个框架下谋求最惠国待遇；在这样的情况下，新政治文化的关切就进入了侍从政治传统悠久国家的国内政治。20世纪90年代，意大利北部的法官抨击高层政治领袖、昔日的几位总理和市长，硬是把战后整整一代的政党和政治领袖拉下马；你可以从中看到全球范围内的新旧政治的较量。意大利（和爱尔兰）是欧洲侍从主义典型的领头羊。如今，这两个国家已经急遽改变。哥伦比亚波哥大市的几位市长积极对抗拉丁美洲的侍从主义传统，他们直接走向市民，即使在市议会败下阵来也在所不惜。日本自由民主党的传统型领袖或台湾地区国民党领袖的丑闻，常常成为媒体抨击的对象，这些政党内部的少壮派谋求改革，转向新政治文化关心的问题。媒体抨击叶利钦，指责他利用公务关系为自己家搞装修；这就说明即使在前苏联地区，CNN、《纽约时报》和穷追不舍的记者的渗透，也是无法抵挡的。当然，由于各地回应新政治的文化和制度各有不同，新政治文化的进程在力度和成就上都表现出千差万别；然而实际上，这样的基本进程正在全面开花，正在各地、各国和世界范围内展开。

六 深入研究微妙的进程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我和同事们在芝加哥大学研究走向新政治文化的全球趋势，我们正在完成研究口述历史和民族志的宏大工程。我们进行了数十场耗资不菲的长期访谈，这些口述历史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细节，使我们了解到，问题、丑闻、密谋和野心微妙的差别如何组合而产生一种新的政治。它由道德准则、反侍从主义和公民行动主义混合而成，非洲裔美国人和西班牙裔美国人在行动主义中扮演了尤其重要的角色。不过，侍从主义在一些相邻社区还是保留下来，因为芝加哥的 50 个选区各有特色（每个选区选出一位市议员）。新的政治变化使芝加哥面目一新。长期以来，芝加哥拥有美国规模最大、力量最强的地方政党组织，在全国政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芝加哥的政治文化是天主教的、等级体制的、社会保守主义的政治文化，这和小型的新教徒为主的小城镇不一样，新教徒为主的小城镇可能会觉得新政治文化很自然。芝加哥发明了“雅皮士”（Yuppie，都市年轻专业人士的缩写）这个词，用它来给一个“族群”贴标签，借以把这个族群赶出蓝领的酒吧和社区，这些地方不欢迎他们。不过，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和 21 世纪，即使达利市长和芝加哥的民主党人也在向新政治文化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于是，芝加哥案例成了一个范例，访问者不绝于途，从伦敦、东京到布拉格的学者都对它展开研究；芝加哥的转轨是一个快速、大规模政治转化的范例，虽然是急变却又平静，不足以贴上一般意义上的革命标签。人们可以从中得到许多教益。一个收获是把政治的焦距调整到新政治上来，避免产生曾经有过的那种分裂。娱乐是一个富有戏剧性的例子，在芝加哥和全世界都是这样的。